

“柿”说新语

□ 文学院 蔡如琪

上了一整天的课，周一傍晚的我疲惫、沉闷，紧绷了许久的心里此刻又压着刚刚得到的学习任务。麻木地随着人群下楼梯，却身不由己被混乱推搡到楼梯拐角的窗边。愤怒慌乱间抬头，几缕明媚的金黄穿透昏暗与嘈杂直射入我的眼眸，像是被浪漫化的影视情节，那一刻我的世界也的确平和温暖了起来。

我知道那是学校J1教学楼周围柿子树上的果实，在夕阳渲染下展示了自己更为耀眼的风采，这原本是很普通的景象。我不会激动——如果我未曾见过它们青涩的模样。

谈到柿子，便不免要说“柿叶学书”的典故，生活拮据的郑虔借住僧房，只能利用柿叶练习书法，直到寺中柿叶皆有他的墨宝，他的草书也最终达到“如疾风送云，收霞推月”的境界。故柿子树常被种植在校内，以勉励天下学子勤奋学习。

橙红迷人固然是柿子的形象特征，勤勉努力固然是柿子背后的典故特质，可我们不能忽略那些不成熟时的青涩苦涩、弱小隐蔽、探索试错……无数特点的汇聚才是完整的“柿子”，世事更为如此，青涩地尝试，在迷茫里无畏探索、在苦难中坚持前行，这些于我，更有价值。

我见过隐藏在绿荫下若隐若现的小柿子，它们那样脆弱渺小，但狂风骤雨下仍旧屹立紧紧抓住枝木，因此终能在那个傍晚放射出耀眼的金黄，感染温暖了无数人。

我见过迷茫不知所措的自己，在一次次历练中咬紧牙关埋头苦干，一次又一次抗拒压力，达成一个个小小成就，而今也和这节节的柿子一起成熟，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。

我知晓1921年融入那个时代洪流的中国共产党，经历过弱小、背叛、战争，始终怀揣着“任何黑暗昏黑之土，中应留意荡漾前途之赤光”的信念，将光明带到井冈山、遵义、延安、西柏坡，最终燃照整个中国。

我知晓1949年的新中国，国力衰微、百废待兴，八十多年来坚持探索最适宜的道路，改革开放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终于在今天实现脱贫攻坚，铸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展示着中国力量。

柿子青涩的曾经，让它明媚的当下更有内涵；我们苦涩的经历，终将酿成佳酿，与时代共饮、酣畅！



文学院 姜旭摄

秋去冬来

□ 公共课教学部 陈绘兵

一个人的背影总能改变很多人不同的心情。第一眼看到朋友那张背影的图片时，心被猛地戳了一下，再读图片上的文字，突然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。

不敢转身，怕惊了流年，乱了芳华……这“不敢”二字里饱含多少难言的不舍和无助，我深有感触。年轻的时候，总热衷摆个潇洒得意的姿势拍摄照片，定格自己的笑容和快乐，记录美好灿烂的青春年华，而到了眼下的年龄，却没有任何兴致晒浪漫和矫情了，因为此时转身，拍下的将是自己的背影，因而此时却不敢转身，害怕一旦转过去，就离开了青春和骄傲，与那些风华正茂、意气风发、无忧无虑的日子擦肩而过，如同图片中已经枯毛衰发的好友，让人禁不住心生爱怜，慨叹岁月无情，沧海桑田。

越长大，越孤单，不经意间变成了小心翼翼、瞻前顾后甚至患得患失的样子，总在怀疑不是只有自己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反复纠结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——成长，带走的不只是时光，还有当初那些不害怕失去的勇气。

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事业家庭，养家糊口，起早贪黑，摸爬滚打，身上的责任和压力让人难以找到轻松和开心的理由，那种兵荒马乱、水深火热、焦头烂额、身心俱疲的感觉好多人都有体会，能够做到豁达通透，顺其自然、随遇而安的人恐怕寥寥无几。

透过朋友依然伟岸却略显苍老的身影，隐隐感到，余生的路越往后走，真正的朋友注定越来越少；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有些情过着过着就淡了，太多人成了点赞之交，甚至换几回昵称和头像，彼此就相忘于江湖了。有些话，只好藏在心里，有些事，只能无声地忘记，有些人，只适合悄悄地放在回忆里。通讯录里的名字上百个，心事却不知找谁说，微信上的朋友有很多，落寞却不知找谁陪。再苦再累，再心痛再艰难，只能自己默默面对和承受。

这或许就是人生的常态和本质吧，在这个世态炎凉的环境里，你就是你。你痛，痛你自己，你累，累你自己，就算有人同情你，那又怎样？最后收拾残局的，还是要靠自己。人活着就是一个人活着，没有人为你的所作所为买单，责任自己扛，错误自己受，一地鸡毛自己收拾。

想开了，自然就该明白，往后余生，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净化自己的心灵，学着接纳自己，原谅自己的不完美，不纠结于自己偶尔的小过错，学会随缘遇到，吃一餐长一智，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看淡所有的渐行渐远，珍惜所有的不弃不离，让自己不断完善，从而放过自己，解脱自己，不给自己添堵，力争拥有自己想要的未来。

既以背影赢天下，何必转身乱芳华。向阳而行，依然可以独享夕阳无限好的壮美！秋去冬来之际，祈愿背影中的好友幸福安康！

风吹起蒲公英 (小小说)

□ 机电学院 刘兴瑞

“王莺莺，为什么天空那么高？”
“你看到云没有？那些都是天空的翅膀啊。”
满镇开着桔梗，蒲公英飞得比石榴树还高，一直飘进山脚的稻海，而小镇做题家刘十三飞得比蒲公英还高，他磕磕绊绊地穿过水车石桥、香樟小道、云边小镇，直至坠落于白云青山外的城市灯火、柳陌花衢、茶坊酒肆。

“王莺莺，我混得很好，你就等着我给你寄钱。”高考离开故乡至今，除了过年，刘十三没有回来过。无线电信号建立了交流基站，传递了翩跹思绪，却也隐藏了生活苟且。

是最简单的不信任，更是朝朝暮暮的想念。那一天，王莺莺洒水将地面扫干净，小卖部的窗玻璃擦得嘎吱响，走出院子，绕出院墙，后头空地停着拖拉机——柴油够用的，去外孙那儿，来回两百公里，带几桶备用，带着水壶和馒头，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开着咣咣作响的拖拉机从清晨走到黄昏。进城干道限行，拖拉机不给进，只得走那颠簸的泥泞小路，一路走一路问。当推开虚掩的小门，老太太看见自己的外孙躺在横七竖八的啤酒罐里，男孩泪眼模糊地看着她，咧着嘴哭道：“王莺莺，你怎么才来啊？”老太太眼泪叭叭地掉下来，跌跌撞撞地跑过去，抱着外孙，像小时候一样哄他：“不哭不哭，外婆来了。”

“外婆，我是不是很糟糕？为什么喜欢的人都要离开我？妈妈走了，牡丹也走了……”老太太更疼了，喉咙发涩，心脏也开始抽噎了。

“外婆在，你就有家。”
“外婆长命百岁。”

瘦弱的老太太将蓬头垢面的小青年塞进拖拉机里，马达的突突声中，藏着刘十三的自怨自艾，也藏着王莺莺碎裂的声音。阳光刺破云层，海浪涌动，雾气弥漫，这是他们的孤岛，雕刻着相依为命的故事，但爱意却继续盛大。

云边小镇的秋天快要结束了，院子门口的青砖小道第一次结霜，王莺莺病倒了。热气腾腾里牛肉咕嘟地炖着，老太太顺着门框缓缓滑下。

“肝癌晚期”这四个字大概是命运对刘十三的沉重一棒，这一棒击碎了他拼凑了好多好多年的幸福——虽然他只拥有过王莺莺的爱，但那是世界上最温暖最灼热的爱。原本的孤岛被王莺莺引入了青山白云、潺潺溪流、红砖白瓦，最后她种上了满园的蒲公英，因为爱意随风起，就一定得在遍地散落。而这一次他还是在孤岛，但孤岛或许只剩下阴冷的黑暗了。

主任说，癌症来的时候静悄悄，不声不响，一旦长大，摧枯拉朽。
“王莺莺，你疼吗？”
“外婆不疼。”爱喝酒爱抽烟的老太太形容枯槁，却用力地笑着。而镇痛泵打完后，她却痛到哀号。是最简单的不信任，更是痛彻心扉的心疼，刘十三整整整宿睡不着，一闭上眼睛就想，王莺莺现在会有多痛。

王莺莺腊月二十三走了，云边镇已经满满过年的气息，但喜庆唯独忘记走进王莺莺小卖部了。

腊月二十九小年夜，黑幕布样的夜里飘起细密的雪花，刘十三提着灯笼，一脚深一脚浅地踏上了那条山路，那条他见过四季更迭，山峦绿了又黄的山路；那条七天前他永远送别了王莺莺的山路，这一刻他才明白，原来，这条山路可以这般难走。无数次摔倒，他都紧紧地抱灯笼在怀里，待到山头，他失去知觉的手颤巍巍地将灯笼挂上枝头。

“王莺莺，我没本事点亮整条路了，就挂一盏，山顶挂一盏，你肯定能看见的。”

云的边缘带上金黄色，天际缓缓变亮，朝日从云海里拱出来，刘十三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团簇白云——他们说，天上的云会变成你思念的人的样子。“王莺莺你到底躲在哪朵云的后边，我盯着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但我就是找不到你。”

熄灭的灯笼外壁凝结了水珠，一颗颗往下滑落，像滚落的泪珠。山野空荡荡，刘十三回望着他仓皇的人生，游走于人潮拥挤，强求于朦胧爱情，窒息于事业低谷，与大千世界交手，却唯独忘记了云边小卖部伫立守候着的外婆。如果说他是在柳绿花红的道路上大步流星，那王莺莺大概就是在山穷水尽的道路上踽踽独行吧。

什么叫故乡呢？祖祖辈辈埋葬在这里，所以叫故乡。王莺莺，终于，这白云青山也将你埋葬了，但或许，也埋葬了我。云海之间的孤岛只剩我孤立无援，但我们仍会种下满园的蒲公英，因为思绪随风起，总得飘得很远很远，替我去见你吧，王莺莺。

高高的天空依旧有云，可我却没有王莺莺了，从此夜夜赴荒凉，夜夜盼无云。

“王莺莺，你不够意思！王莺莺，你小气鬼！王莺莺，你说走就走，你不够意思！”
王莺莺，我会把你夹在时光的缝隙，风吹不走，阳光烧不掉，再陪我很久很久吧。

跨越山海

□ 数学学院 赵秋兰

女孩子之间的秘密
是缠来缠去的线圈

过往的记忆
既甜蜜又痛苦

你我的距离
是玄之又玄的秘密

得到了温暖
有时也会被刺痛

记忆中那些执着的靠近
和想尽办法的远离
在岁月中
把你我缠绕的更紧

你和我那么不同
我无数次感叹
我和你那么相似
你也有此怀疑

我们都向往着远方
我们都编织着梦
跨越了山海
我们重又相聚

星熹

□ 计算机学院 吕浩宇

秋深夜重，晚空澄澈，满目的星辰闪烁，似有心事诉与人间。

霜重寒露之下，人间的烟火似乎被清冷的气息隔绝，与我加上了一重帷幕。草木的凋亡尚未全到，只是任由枯黄的往昔将大地铺满，将热切与回忆压入厚土，只将未知的来日付与人间。

虫豸生于厚土之上，但生存与希望让它们对下面覆压的一切不屑一顾；走兽生于热土之上，但四肢让它们远离地面，对其下的一切毫无所知；相逢是梦与梦的联结，是人生的碰撞和交流，早已冰封的湖面下，游鱼见了落叶，知道了原来水面之上尚有其他生命；可落叶在脱离的那一刻便已经死去，未曾见过也毫不在乎梢梢之外的一切。《雪》中的男女主人公从未相逢，但波塔波夫却说自己早已对彼得洛芙娜一见钟情。我们在遇见的过程中，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将一切与生活编织，从而得到属于自己的梦。正如秋风吹年复一年地带走落叶，我们的人生，何尝不是年复一年的幻想呢？

春轻风寒，晴碧如洗，徙居的飞鸟途径，恍若带来的新生的时光。

湖面的冰层渐渐融化，游鱼在冰面破开第一个口时便冲出了湖水，希望能够跃向天空，但当它终于到达地面，它听到的，只有满地的回忆与絮语。彼得洛芙娜深知她与波塔波夫从未相见，却仍愿意去认可这从未存在的一切。其实梦的真假又何必在意，即使游鱼失去了生命，那我们就说它与落叶的相见是错误的吗？即使彼得洛芙娜与波塔波夫未曾相见，他们之间的心动又何曾有所欺骗？梦与现实的界限从来不是真实，而是我以为真实。我所热爱的，我所笃信的，便是现实。

我们常常由于生活的压力、高远的目光与青春的满涨而忘记了过去的声音，眼里只有所谓无限可能的未来，可是所谓的未来，其实正写过去，而过去，恰恰又决定于未来。

去秋夜中走走，去听听黄土下的过往，去听听时光的赞歌。日月光华，且复且兮。一切，都在星熹之下。



外国语学院 张兴华摄

错误 (小小说)

□ 化工学院 岳远崇

“这是哪儿？”在网吧斥巨资通宵的荣文茫然地看着街上往来的路人。“我睡着了？人给我扔出来了？什么营业态度！”

一肚子气恼与疑惑，荣文决定找老板理论，起码要退钱！“诶，店呢？”荣文很快发现这可没有网吧。“算了，先回家吧。”

“这到底是哪儿啊？”逛了一圈，荣文发现这里他没来过。“什么鬼啊，撞邪了？”荣文自语道。街上起了一阵风，挟着刚出锅的包子的香气扑了过来。“先吃点东西吧。”

“老板，三个韭菜鸡蛋馅的包子。”荣文打着哈欠喊道。却见老板背对着他，头完全转了过来，挂着和蔼的笑容。“好嘛，马上给您装好。”荣文刚露出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木讷地接过包子，在老板开裂到太阳穴的笑容的欢送下缓缓离开了包子铺。转过一个街角，荣文瘫到了地上，“大白天的这又是个什么东西！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！”荣文一边安抚自己快跳出来的心脏，一边咒骂道。恐惧与兴奋交织在一起，荣文舔了舔嘴角，“我得去找到那个精神病，他应该知道什么。”随即又摇摇头叹了一口气，“谁会相信一个和精神病长的完全一样的人的话呢？怕不是要把我也关起来。”

“你可以给我一个包子吗？”旁边幽幽地传来一句话。

荣文感觉自己心脏停了一拍，慢慢扭头却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，拿着一本破旧的黑色记事本，正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他。“给你，都给你。”荣文扔开手，一把把包子扔了出去。“谢谢。”流浪汉一把抓住袋子，大口咬了下去。在那白花花的皮下面，荣文好像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赶忙收回了视线。“你有手有脚的，不去找份工作，在这流浪干啥，这里可不大安全。”荣文主动打开话题，想要套出一点信息。“我才不是在流浪，我是一个专职作家，我写了一个因为种种巧合产生的车祸情节，它一会儿就该发生了。”“怎么可能，你怕不是疯了。”荣文下意识想要反驳，下一刻却听到了砰的巨响，一辆失控的汽车与一辆避让行人的汽车撞在一起，短暂的寂静后车门被卸下来，里面的人爬了出来扭打在一起。“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，都出车祸了还能打起来！”“怎么样，我没骗你吧。”作家兴奋地跳了起来。

“等一下。”看着手舞足蹈的作家，荣文反应过来。“我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给你，你把它写下来，现在就写！”荣文拉着作家的手靠近地说。“可以，但是你得……请我一周的包子。”作家对这突然热情的态度感到无所适从，只是提出了一个自以为奢侈的要求。

傍晚，荣文看着面前的病房门和手中的钥匙，再一次感叹了这世界的奇妙。打开门，一片漆黑，却有一股血腥气扑面而来。荣文迅速摸索到开关。灯光打开，被黑暗掩盖的景象，浮现出来，一抹暗红的血色。只见一个人影躺在床上，苍白的手攥着一片镜子碎片。荣文缓步走了过去，看着那张熟悉的面孔，只感觉到战栗。“死了？”荣文在那鼓起的病号服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。

“为什么还没离开这个该死的鬼地方？难道杀死他不是正确答案吗？现在只有一个方法了，希望有用。”

“唯一的方法是自杀？”荣文喃喃自语道。“等等！”荣文突然想到，他从醒来到从没看到过精神病。“这里面的‘他’指的是我？这次他没来找我，但我为什么会这个记忆呢？”

荣文坐在床上沉思着，“要不要试一试呢？我还没死过呢，不对，也可能死过了……”荣文走向阳台。

砰的一声，又归于寂静。病房中一只手拾起了地上的黑色记事本。“这些错误终于抹除了，异化终于结束了。可惜，以后就不能写了就成真了。”镜子碎片里倒映出一个衣着破烂的身影，脸庞和病床上的那个人惊人的相似。

“昨晚一男子在网吧通宵，心脏骤停抢救失败，再次提醒人们珍爱生命，适度上网。”不知哪儿的电视里正在播报着新闻。